

百年大旱的省思：
以伏流水取代興建大水庫
(下)



明渠導水路及側向溢流堰（溢流道）：左邊的水圳是灌溉用水，當水量溢出中間的潛堰漫過右邊的水圳，便回流林邊溪。

「做大水」卻無水可用，
八八風災促使水利政策
改變

丁老師引用百年二峰圳的經驗告訴我們，高屏溪和屏東平原的特性，應該揚棄傳統的蓋水庫、取地面的工程思維，改以取用伏流水，包括從日治時期就有的傍河取水技術。況且，在極端氣候下，每逢颱風豪雨，不管是水庫或攔河堰取到的地面水，濁度常常高到自來水淨水場無法處理，嚴重的時候，反而造成缺水。但此時，伏流水的濁度仍然相當低，就變成了救命水。

然而，台灣在國府治台之後，水利建設的產、官、學系統都偏向水庫和攔河堰的

游完成三處伏流水工程，總經費十六億，每日共可供水四十五萬噸，每一處伏流水的供水能力達到十四到十五萬噸，相較之下，高屏大湖第一期預算高達一百六十一億，供水量僅十萬噸，而且要使用數百公頃農地，更糟的是，縱使高屏大湖沒有民間社會反對而如期完工，逢此枯旱同樣無地面水源可以存放，不論就環境衝擊、經濟效益、時效等面向考量，傍河取水的伏流水工程遠比興建水庫來得高。

極端氣候下，水資源管理思維也應轉型

策者必須看見這二
十多來，跨越多次政
黨輪替下，環保運動
抵抗傳統水利開發，
不斷倡議多元取水，
和水利單位拔河和互
動過程中，以及丁澈
士教授鏗而不捨地宣
傳推廣二峰圳取用伏
流水的智慧，所趨動
的改變。期待接下來
在推動氣候緊急時代
水資源政策的決策過
程，能夠納入良好的
公民參與機制，社會
對話過程，以低碳、
環境永續為發展指
標，避免再走冤枉
路。



2017年4月，屏東林邊溪二峰圳整修期間露出的堰堤。

水的搬動比電力困難，它的特徵是只能在有限的區域內調度，我認為：鳥居信平先生帶給我們的啟發不只在于二峰圳的工程技術，而是提醒水利相關的產、官、學界應深入了解台灣的環境特性，因應不同區域的地理與氣候條件，發展出適切的工程科技，不應再固守大水庫系統的思維。

目前，政府正計劃加碼要在新竹油羅溪、以及中部的大安溪、烏溪、濁水溪開發伏流水，然而，尚未看到整體伏流水利用的潛力評估與規畫，也未透過動態的

公眾了解伏流水的永續利用模式。百年大旱正提醒台灣，必須進行水資源經營管理

的深度改革，水價應的該合理化，以促進工業與民生的節約用水；改善河川汙染以增加供水；檢討水資源利用的總量，以供應定需，停止天然水源的超量使用；地下水全面納管、補注和抽用量平衡；農業用水也要確實掌握與管理，以及因應極端氣候的挑戰。

百年大旱危機雖已接近尾聲，然而，雨季的結束就是旱季的來臨，沒有人可預期明年必然風調雨順，有水當思無水之苦，此時正是經濟部好好討論台灣的水資源政策的良機。

文／李根政
攝影／傅志男
轉載自／報導者——評論
<https://is.gd/3ovfqQ>

(九)

盾中。

間為妙的想法。如果他到時想親熱或侵犯自己該怎麼辦？偷偷瞄了下吳永明，嗯！英挺俊秀、神色自若，一副正大光明的樣子，自己……為什麼會有喜歡和期盼但又有點害怕的感覺呢？或者他根本是個正人君子，自己不該胡思幻想呢？小蓉的思惟陷入矛盾。

他，竟然是個有計劃欺凌女人的衣冠禽獸。小蓉邊清洗自己邊流淚。

扣上釦子，穿好衣裙，小蓉躺在床上發怔。不！也許他不是強暴，而是喜歡自己才會對自己做這樣的事吧？或許現在他只是離開一下去買東西或做什麼而已，也許再過一會就會回來跪在她面前道歉、求她原諒。如果他回來，

「對不起啊！讓妳淋到雨，實在沒想到會下雨而且雨勢這麼大，本來想找妳到石門水庫玩的。」坐在火車站候車室的角落，看著外面的斜風豪雨，吳永明說：「桃園我不熟，這種天氣真不知道該去哪裡呢！徐小姐，妳有沒有好意見？」

盾中。

進入房間，簡單的擺設，柔和的燈光，再加上他大方又誠懇的談話，終於使小蓉有點澎湃的心思慢慢安定下來。而且，奇怪的是，面對著正襟危坐、目不斜視的吳永明，她竟有股輕微又莫名的失落感，怎麼回事？或許是患得患失的

求她原諒。如果他回來，該原諒他嗎？

小蓉隨著設想的幾種可能狀況而情緒起伏，直到快十點而吳永明始終沒再現身，小蓉才不得不接受最殘酷的事實。怪誰呢？如果同事阿德沒介紹他給自己，或者自己沒被他的外表和態度吸引……。

「隨便啦，桃園我也不熟，你決定好了。」

「電影院、咖啡廳都還沒開，外面又風雨交加，或者，」他看著小蓉：「妳大概還沒吃早點，我們先去吃點東西，然後再找個地方聊天，怎麼樣？」

心理作祟，在聊了一會、吃過點心後，她只覺精神不振、眼皮沉重地只想閉上好好睡一覺。

她真的睡著了，等她再醒來，已看不見他的身影。看看時間，小蓉不禁嚇了一跳，已經晚上七點多了，

如果因而懷孕或者給家人知道的話，還能做人嗎？那天將近十一點，小蓉才回到宿舍，第一件事是再度進入浴室刷洗自己，用力搓洗到皮膚發紅發痛。是的，她要刷去那男人帶

撐把傘，他很自然地輕輕擁著小荇前進。吃完早餐，雨勢並沒有減弱，漫長的一天該到那裡打發好呢？吳永明露出詢問的眼神，小荇聳聳肩。

「這樣吧！如果徐小姐相信我，不認為我心不良，

那豈不是說她已睡了快十個小時？怎麼會這樣？他又到哪去了？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雖然腦袋還沉重、神志有點不清，她不得不打起精神起來，只是剛要撐起身子，她立刻發

「哼！」想到這裡，小蓉大大喘口氣。

以後的幾個月，她獨自承擔著無限心事，常常暗自悲泣。她留意到這種新

我們到……」他看向馬路斜對面的賓館招牌說：「對不起，實在想不到安靜、沒人打擾又可避風雨的地方，所以只好冒昧邀妳到賓館聊天。」

看看吳永明誠懇的態度，

現自己在裳是不整的：上
衣和胸罩的釦子被打開，
下身則完全沒穿，裙子和
內褲被丟在床邊，這……
她的心突然緊緊揪起來，
難道……？

聞幾乎天天有，有一天她還看到「台灣平均每五十七分鐘發生一件性侵害事件」的報導。看到這些，她有股強烈的衝動：通常犯罪工具不是要沒收？為什麼不立法把那種會強暴的男

無語地輕輕點個頭。

再看外面的雨勢，小蓉又看看外面的雨勢，小蓉

買好吃喝的東西，他們

進入了賓館。雖然說不介

意，只是想找地方純聊天，

但畢竟是第一次隨男孩子

進入賓館，而且平常也看、

聽過很多在賓館發生的事，

進浴室自我檢查一番：脖子和乳房周圍有幾個明顯的吻斑，下體有點裂痛，陰毛還有糾黏在一起的團簇，輕輕用水搓洗，整個下體是粘稠滑膩的……。

天哪！這不是報章常提到的約會強暴嗎？想不到

男人配稱人嗎？特別是一犯再犯的垃圾人，是絕對不配享人權和講人道的。她強烈地詛咒那些欺侮弱女子的男人。

所以小蓉還是覺得有點靦腆不自在。

進入電梯，小蓉產生了希望電梯不會停、不進房

這種事竟讓自己碰上了，難怪自己會昏睡，也難怪他的名片只有公司的連絡處，原來看起來外表斯文的

（未完）

文／笠民鍾鐵鈞

(未完)

文／笠民鍾鐵鈞